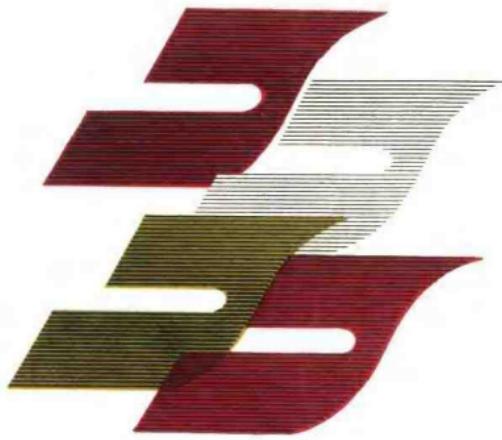


苏东斌著

# 走出贫困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FAZHANYUGAIGE

发展与

2



## 走出贫困

苏东武 著

责任编辑：王贵相

封面设计：陈冬妮

---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8·插页2·字数200千

1989年6月第1版·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

ISBN 7·5316·0686·0/F·17 定价：3.80 元

---

# 走出贫困

苏东斌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9年·哈尔滨

---

## 《发展与改革》丛书总序

发展，是现时代的主题。一个社会，生产力越不发达，经济文化越落后，她解决社会问题的可选择性则越小，方式方法也越粗野；反之，生产力越发达，经济文化水平越高，她解决社会问题的可选择性则越大，方式方法也比较文明。人类的出路，在于发展。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展，就必须进行改革。所以，我们这一套丛书命名为《发展与改革》。

人是有思想的。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文艺复兴，带来了欧洲的近代文明。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社会主义有了70多年的历史，但是，她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超过资本主义。就经济领域而言，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着大部分国际市场，他们的劳动效率、产品质量、经济效益以及人均国民收入都比社会主义国家高。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还陷于比较贫穷和落后的困境呢？原因甚多，我看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深受现代迷信之害，使本来可以比较顺利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屡屡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不是现代迷信作祟，能于出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类蠢事吗？现代迷信披着科学的外衣，同封建传统相结合，并以“武器的批判”为后盾，为害尤烈。苏联有识之士再次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时代的种种错误，为改革扫清思想障碍。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中国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勿庸讳言，当前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我以为，现在就经济改革谈改革，未必是治本之方。不扫除官僚主义等弊端和贪污贿赂之风，再好的经济改革措施也不一定奏效，甚至产生反效应。这说明，经济改革需要政

治改革的配合，需要有更彻底的思想解放，把封建主义的土传统与洋教条统统清除掉。

出于历史责任感，我们龙江学派的一些学者高兴地接受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委托，计划在两三年内编辑出版一套《发展与改革》丛书。这一套丛书不是代圣贤立言，或者注解现行政策，也不是单纯介绍外国的学术思潮，而是立足于本国，探讨发展与改革中的新课题，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略尽绵薄之力。

我曾经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张文达社长有一段对话：

我说：要不拘一格出好书，题材不拘一格，观点和文风也不拘一格，唯新唯好。

张社长答：我社要不惜赔钱出好书！

在今日一片赚钱声中，我们听到这种支持学术事业的声音，是多么惊奇，又多么兴奋啊！不少乡镇企业超过国营大企业，同样的，小出版社也可以干出大事业，只要有这种为发展学术事业不惜赔钱出好书的方针。

人类学家麦克斯·格拉克曼曾经说过：“科学是一门学问，它能使这一代的傻瓜超越上一代的天才。”本丛书的作者似乎比傻瓜还高明一点，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越上一代的天才呢？

熊映梧

1988年夏

## 前　　言

看到更富裕的人的存在，人们总是感到自己是贫困的。显然，本书所论及的贫困，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它仅有绝对的经济学意义，即难以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

大约在两年以前，一个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可以说，它同样也不是“内心一时激动的结果”。多年来，我一直处在困惑之中。我的那些被灌输进来的许多有关摆脱贫困的经济学原理、知识、学问，尽管在桌面上它具有那么巨大的逻辑力量，可是一旦打开窗子，让风进来，就往往会荡然无存了，所以又显得那么苍白、脆弱。因为它既解释不了世界的过去，又说明不了人类的现在，又怎么可能指望着它去科学地预见未来呢？比如，在探索社会经济贫困的原因时，或者叫分析贫困的类型时，有“资源匮乏论”、“人口众多论”、“灾害频繁论”、更有“起点低下论”等等。这些到底对不对呢？可以说是对！因为缺乏资源岂能充分而优化地配置生产？既然人口众多，人均收入怎么会大幅度提高？又有谁能够在大地震中去发展经济呢？但是，又可以说是不对！因为日本并没有多少自然资源，台湾的人口密度也不见得低，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的经济起点也同样不高。所以，上述的一切，往往既是“原因”，更是“结果”。

我坚决地认为，无论就其“决定”作用，还是就其“反作用”来讲，作为生产关系主体的人，作为生产力第一要素的人，都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所谓的历史唯物论就应该是人论。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贫困还有一种类型，那就是人的自身素质的贫困。本书就是一本关于人的经济研究的假设，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始动机。

苏东斌 1988年10月第四稿于哈尔滨花园街124号

# 目 录

## 第一章 对“经济文化”的理论批判

——劳动者价值的个人选择.....	(1)
一、人的经济首要性.....	(1)
二、个人的经济行为.....	(8)
三、两种“经济文化”.....	(15)

## 第二章 实证经济考察之一

——劳动者价值的企业实现.....	(46)
一、劳动者的财产价值.....	(46)
二、劳动者的创造价值.....	(84)
三、劳动者的收益价值.....	(109)

## 第三章 实证经济考察之二

——劳动者价值的社会调节.....	(128)
一、社会的经济行为.....	(128)
二、社会的经济协调.....	(152)
三、社会的实现标准.....	(204)

# 第一章 对“经济文化”的理论批判

## ——劳动者价值的个人选择

### 一、人的经济首要性

#### 1. 传统经济观——无人经济与群体经济

雨果在《九三年》中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所以革命的司令官才放走了保皇党的首领侯爵。从这个意义上讲，重视人的本身就要求它能够超越一切。也可以说，忽视人本身不仅来源于经济政治发展的一般落后性，更来源于历史文化的沉淀。我们只有在重新审视经济学的传统时，才能确立某种新的经济价值观。

按着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理论，即在经济目标中把人当作物的附属，又在经济行为中把人看成次于劳动工具的第二要素。

以个体农业为基础，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国封建文化，必然造成一个崇尚政治权力，强调专制统治，从而表现出重共性群体轻个性个人的基本经济观念。孔孟的儒家把维护经济结构的稳定，保持群众的和谐作为唯一的社会平衡尺度。所谓“超我”，就是剥夺大多数社会个性的创造力，造就人类奴性与专制的双重性格的一种宗教。韩非的法家虽然崇尚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但却集合着一群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老

庄的道家虽然承认个体的存在，但却导致了游离于群体之外并逃隔于世的撕裂。其实，封建剥削阶级的经济文化观都有着共同的东西：形成中国巨大精神支柱的《论语》和体现西方精神的基本原则的《圣经》都是在鼓吹以他人为经济政治本位，要求进行严格的个人修养与锻炼。既使在一个中国，从古代王阳明的“攻心中贼”到现代林彪的“狠斗私字一闪念”，也都是一脉相承的。

社会的财富本来是通过劳动而创造的，社会的群体本来是通过每个人而集合起来的。但是，在几千年来剥削制度下，“财富”和“群体”都成了剥夺、打击、摧残劳动者自身的神奇力量。这类现象被称为“劳动的异化”。

某些学者总是认为马克思的晚年抛弃了他早年所一再探求的“劳动的异化”思想。那么，就请看一下马克思真正“成熟”时期的代表作—《资本论》吧！他在分析生产过程条件与直接劳动过程相分离的时候指出：“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他本身物化的，和实际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sup>①</sup>他在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与工人意愿相分离时指出：一切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方法都变成“统治与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而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sup>②</sup>社会主义的经济过程虽然已经从本质上铲除了劳动异化的根源即私人资本与劳动的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26—6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8页、第25卷第100—101页。

立，但是并不可能消灭劳动异化的全部现象。这样看来，所谓“无人经济”或“群体经济”的背后就意味着失去“别人”。因为“群体至上”、“大公无私”的参照物并不是什么广大群众，而是明君圣主。早年，一位苏联的著名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一个国家是唯一雇主的国度里，反抗意味着慢慢地饿死。传统的原则不劳动不得食，已被另一种新的原则所代替：不服从不得食”。<sup>①</sup>因为作为无人经济的背后正是某个人的专制。“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一原则比其它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是事实，专制君主总是把人看得很下贱。”<sup>②</sup>

与此相反，社会主义所应当实行的倒是一种经济人道主义。无论是康德讲的人的“理性”，还是黑格尔讲的人的“自我意识”，以及费尔巴哈讲的人的“感性实体”，都可以纳入马克思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之中。而这种人又总是有血肉，有感情，有欲望，有意识的人。这就是说，他不仅是一个制度的人，而且也同时是一个有感情的人。这样也就从实践的观点恢复了人的具体性，在人与物的关系中恢复了人的中心地位。可以说费尔巴哈的“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本主义命题得到了马克思的充分认定与发挥。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通过人而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在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共同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sup>③</sup>这

① 转引哈耶克：《自由的宪法》第70页商务印书馆。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页。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7页。

也就不再奇怪为什么圣西门老人临终遗言是“我终生的全部工作目的，就是为一切社会成员创造最广泛的可能来发挥他们的才能”<sup>①</sup>这样一句警世恒言了。在经济发展中，从历史的横断面来看，虽然有时要牺牲多数个人甚至整个阶级，但是最终会克服这种反抗，而同每个个人发展相一致。而且，这也只能说明人的发展的曲折性。

## 2. 人的经济价值—选择与利益

人类的历史，从根本上讲并不存在什么社会与整体，呈现在眼前的都是每一个个人。人们“实现着自己有意识的目的，作为规律，它决定人的活动方式和性质，并让这种目的服从自己的意志”。<sup>②</sup>很明显，这里的“自己”决不是“我们”而是“我”。所以，“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生命的个人的存在”。<sup>③</sup>“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sup>④</sup>

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这种主动行为就是人的主体性。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自由的选择性。人的全部活动（首先是经济活动），不是盲目趋同于别人的要求，而是充分考虑自身的需要。人是什么？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人才算是人。黑格尔大师在《哲学讲演录》的开讲辞中就充分表现出追求历史主动性的执著精神。他说：“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那最

① 《圣西门选集》下卷第2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89页。

③ 同上第3卷第23页

④ 同上第27卷第478页

初的隐蔽蕴藏着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御求知的勇气。”被时代实践着的沉积强制，使人忘却了追求这个最重要的人的理性。而一旦失去了追求，只等安排，也就失去自由选择的本身，太可怕了！第二，标准的利益性：任何自由、选择、追求都是表现出一种过程，而支配这一过程的正是目标取向。人的目标，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只能是利益。普列汉诺夫有句名言：“利益……这就是一切创造活动的源泉和动力”。<sup>①</sup>列宁也多次引用过黑格尔的话：“利益‘推动着民族的生活’”<sup>②</sup>。马克思则更通俗地表示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sup>③</sup>但是，利益决不仅仅是狭小的物的结晶，它要求人们把它具体化，如经济富裕，精神充实，生活公正等一系列内容。那么作为经济上的利益又是由什么而形成的呢？只能是人的需要。在人的基本需要如马斯洛讲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自尊需要和恩格斯讲的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之外，最高层次的需要还是创造的需要。这就是他自身的潜能和创造力的发挥。马克思认为，新社会的人“需要有完整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sup>④</sup>这样看来，人的需要来自于人的本性。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在于揭示这种人的本性，尽量地满足人的这些需要。但是，既然是需要，就不是一次性可以确立的常数。因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sup>⑤</sup>可见，即使是作为一种经济需要，也同样具有横向主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一卷第64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8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9页。

⑤ 同上第3卷第32页。

富性和纵向无限性。所谓“满足”也就仅仅具有狭小意义罢了。只有认识了需要，从而认识了利益，才能够认识到选择的根据与标准，及其标准的标准化（即一贯性）。也只有这样，人才能超越别人或普遍趋向去选择符合自身的单一与有限的各种经济活动。

### 3. 经济一元论——人论

所谓经济的一元论就是生产力论。列宁讲：“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sup>①</sup>无论从它的自身发展的那一个阶段如手工（石器、铜器、铁器）机器（蒸汽、电力），信息（电脑、智能），还是它的自身质（物质基础，组合方式、科学技术）与量（产出总量、企业规模、劳动生产率）规定性上看，生产力的发展都具有无限向上趋势。但是这一点，又是和人本身的进化相统一的。因为物质世界所发生的这一切无非就是人的自身发展与创造需要的最终结果与前提条件。这样，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就是人而不是物。所谓生产力的标志——即生产工具也不过是人格化的物而已。这是因为人的发展与创造需要所产生的创造力一方面使人体内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另一方面又使人体外的交往工具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人也正是凭借这种创造力适应着环境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人，也就是人自身运动的一种结果。所以工具的进化就标志着人的进化。但是不管人的劳动所创造的生产力是多么依赖于自身的体力与脑力的发挥，也绝对离不开它的创造环境——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或者给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保证，或者使生产力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

的发展受到束缚。它们两者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离开一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人既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又是生产关系本身。有的学者认为，生产关系“这个外壳只能在某个局部上影响生产力的发育路线和成长周期，使之发生一些变异，只能加速或延缓生产力的成长速度，而不能根本改变这一成长过程或取消某个环节”。<sup>①</sup>试问，对人的解放是生产力的自身作用还是生产关系的基本职能？对生产力要素的最佳组合是生产力的单独结果还是生产关系的一般要求？所以，不能采取这种“取消论”。我们寻找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原因时不能离开生产关系的适应性与促进作用，同样探索落后国家经济停滞的原因时也不能脱离生产关系的桎梏作用。否则既无法解释改革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又无法理解开放的历史趋势。可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个统一的东西。虽然它们自身都有其历史规律性。但是两者是不可分的。即使是纯粹的技术工艺也离不开生产关系这种形式，从来就没有失去“形式”的“内容”。就我国而言，以往的教训在我看来，并不在于离开了生产力标准只重视生产关系，而在于始终没有找到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最好形式。即使在科技革命的洪流中，人的动作不再取决于机器的运行，“劳动的表现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之中，相反的，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员和调节者身分同生产过程发生关系<sup>②</sup>”时，“科学的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sup>③</sup>由此可见，经济的一元论——生产力论，就是——人论。“主要的生产力，既人本身！”<sup>④</sup>发展生产力，也就是发展

① 《经济研究》1988年第一期第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页

③④ 同上第46卷上第40页

人类天性的财富这个目的本身”。社会主义的首要特征就是现实的大道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人也是目的的人和手段的人相统一的人。为了自身的充分发展和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相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价值。包括劳动者的自我价值和劳动者的社会价值。作为自我价值（即目的的人）由三部分构成，即财产价值、经营价值、收益价值。作为社会价值（即手段的人）只有一个部分即创造价值。在我看来，诸如黄继光扑向碉堡一类的壮举，并不是什么个人的毁灭与牺牲和痛苦，恰恰是他的创造价值的充分实现，是创造一个“胜利的战场”这一目标的最大的自我实现。我们说的劳动者价值，既针对作为社会本位的国家价值，又针对作为经济实体的企业价值。同时在理论上又区别于经济学常用的“劳动力价值”。

## 二、个人的经济行为

### 4. 人类发展的多种选择与双向适应性

在马克思的晚年，出于对欧洲殖民主义统治下古老的生产方式——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进程所谈到的落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关切，毅然放弃了自己的巨著《资本论》二、三卷的整理与修改工作，转而集中研究了人类文化学。他既不同意柯瓦列夫斯基强调外部条件对原始社会的冲击，由私有制的输入可以进入资本主义，也不同意摩尔根认为世界各民族都必须沿着同一路线方向前进。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的结论是：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止经过三个历史时期——奴隶、封建、资本主义。他看到了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24页。

人类历史的存在着的全新时期——“亚细亚生产方式”，我认为这决不仅指“古代东方社会”，而是指原始公社时的东西方共同发展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是世界农民问题。在这里，既没有“五大生产方式依次递进的历史必然性”，也没有什么以往人作普遍接受的“经济决定论”。

因为马克思在批判柯瓦列夫斯基的印度封建化时，首先否定了所谓的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他说：“别的不讲，他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这是因为“根据印度的法律、统治者的权力不得在诸子中分配；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主要源泉之一便被堵塞了”。<sup>①</sup>同样，关于农村公社的命运，“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sup>②</sup>俄国的农村公社既可能被资本主义所瓦解，又可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取得新生，“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sup>③</sup>但也可能如1853年所说，“公社的所有者失去了他们的旧世界，却未获得一个新世界（资本主义）”，而是“开始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sup>④</sup>内部纠纷成了当地居民政治生活的唯一表现，使他们失去了反抗外国的最后力量。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发展学说，他曾明确地表明自己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是怎样的“限于西欧各国”。<sup>⑤</sup>传统的教科书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时，总是过分的强调了经济本身的作用，似乎它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始终起决定性的作用。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的观点。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

① 苏·克拉得《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第2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7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页。

④ 同上第19卷第129页。

⑤ 同上第45卷第30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26页、130页。

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主要是决定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斗争呢？”<sup>①</sup>列宁也明确地阐述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sup>②</sup>他在批判那些受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影响在社会主义文献中把未来社会只描绘为经济问题观点时，指出：“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决不能完全归结为经济……必须有社会主义生产这个基础，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有民主的国家组织、民主的军队等等”。<sup>③</sup>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名的“两种生产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他们既重视土地的公有制，又强调了血缘亲属关系。认为，人口的重要不仅是数量的，质量的，而且也是民族的，而这并“不是观念的，而是物质的，用德语说是肉欲的”。<sup>④</sup>除了物质资料生产以外，人自身的生产以及相应的血缘亲属关系在一定的历史时代和一定的地区”。<sup>⑤</sup>对社会制度也有决定性作用，而且“劳动愈不发达、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sup>⑥</sup>

人们在探索各种经济体制之前常常忽略历史具有选择性这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6页、469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46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9页

④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页